

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第十六屆人文社會資優班專題研究論文

指導老師：陳梅玲

「異男忘」與男同志身分認同之關係

學生：侯又豪

中華民國 110 年 5 月 26 日

摘 要

異男忘是「男同志對其認為是異男的男性產生感情，這份感情可以是單向或雙向的，最後未能發展成戀人的親密關係，卻因為環境、顧慮等種種因素使得經驗難以忘懷」。本文試圖理解這樣特殊的經歷如何透過種種因素影響男同志，塑造出男同志在個人／同志認同的意義，以及異男忘被男同志社群賦予的意義。

在異性戀父權社會底下，由於男同志身兼同志與男性的身分，同時是社會的弱勢與優勢地位，卻試圖違背這樣的社會所訂定的規則。因此受到的限制並不只是單單異性戀單戀會遇到的那些，而隨著認同的轉變，對於自我的影響也更刻骨銘心。可以說，男同志是因為其男同志身分所以才會遭遇到異男忘，而異男忘卻也反過來形塑了男同志的身分認同以及認同上的意義。

關鍵字：異男忘、男同志、男同性戀、親密關係、認同、經驗

目 錄

第一章 緒 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	1
第二節 研究目的	2
第二章 文獻探討	3
第一節 異男忘的意義	3
第二節 男同志身分認同的理論	7
第三節 男同志身分認同的課題	10
第三章 研究設計	14
第一節 研究方法	14
第二節 研究倫理	14
第三節 研究對象	15
第四章 分析結果與討論	16
第一節 異男忘對男同志的意義	16
第二節 男同志社群中與異男忘有關的議題	24
第三節 異男忘對男同志身分認同的影響	27
第四節 小結	33
第五章 結 論	34
第一節 研究結論	34
第二節 研究限制	35
參考文獻	37
附 錄	40
研究參與同意書	40
訪談大綱	41

圖 表 目 錄

圖一	「男同志社群對異男忘的討論」概念圖.....	7
圖二	異男忘概念圖.....	13
表一	受訪者基本資料表.....	15

第一章 緒 論

告訴她……告訴她我們可能連朋友都做不成了。這世界上，不是每個人都能像你一樣。這世界其實是很不公平的。如果，你十七歲，你想的只是能不能上大學，不再是處男，尿尿可以一直線的話，你該是多麼幸福的小朋友啊。

——易智言《藍色大門》

第一節 研究動機

還記得某次跟朋友的對話，我們談到了感情經驗，他說起了他「異男忘」的經驗。這些經驗，對於異性戀是難以感受的，從認識、熟識到喜歡上、無法自拔，最後死心，都好像沒發生這世界上、沒留下一點痕跡，只有自己的記憶。同時，很多難受也無法講出口，因為能理解自己的人太少。我們一邊聊著那個人的好與壞、曾經做過什麼曖昧的舉動、迂迴地確認對方究竟是不是真的有意思，並覺得他們怎麼這麼過分，卻又無心。那種感覺就像電影《藍色大門》中，喜歡上同性摯友的孟克柔對著張士豪說的，如果可以只是個異性戀男生該有多好，如果可以不用想這麼多該有多幸福。

如我朋友的故事一樣，這樣的故事並不少見，甚至算是男同志的共同經驗。在網路上與異男忘有關的討論不在少數，甚至有專門的標籤在討論這件事¹。同志圈內更流傳著一句話，「每位男同志的生命中都有過一段『異男忘』」(Corner, 2015)。

但如果異男忘是男同志的共同經驗這是為什麼？異男忘是如何變得如此普遍？而對於沒有親身經歷過異男忘的男同志會對他們有影響嗎？異男忘在男同志圈的意義是什麼？關於異男忘有如此多可以追究的問題，但在經過文獻探討後發現唯一與異男忘有直接關聯的研究只有黃鼎益(2020)以諮商的角度來研究遭遇異男忘的男同志。而近年關於台灣同志話題的討論與研究興起，多在同志的自我認同以及社會觀感，但卻少有討論同志究竟如何看異性戀，討論異男忘的同時我認為也是在問這個問題。

因為異男忘是如此的普遍地出現，出現在網路，出現在我周遭的討論，以及上述的原因，我認為作為研究，這個問題是有意義的。

¹ 平台上專門談異男忘的標籤：Dcard 的 #異男忘，截至 2021 年 5 月 4 日共有 323 篇文章。
(<https://www.dcard.tw/topics/%E7%95%B0%E7%94%B7%E5%BF%98>)

第二節 研究目的

具體而言，本研究目的有下：

壹、瞭解異男忘對男同志個人的意義。

貳、瞭解男同志社群賦予異男忘什麼樣的意義。

參、瞭解異男忘對男同志身分認同的意義。

第二章 文獻探討

認同是自己給自己的一種歸屬，而標籤則是去貼在別人身上的，自己把自己分類，這叫認同；用某些標準去把別人分類，那叫貼標籤。再者，認同其實是很難以客觀標準去定義的，也就是說「你有什麼樣的行為並不等於你一定有什麼樣的認同」，沒有人能「幫」別人決定認同，而是你選擇一個讓自己最自在的位置。

——第十八屆臺灣同志遊行官網《成人之美》

第一節 異男忘的意義

壹、 定義「異男忘」

儘管異男忘在男同志的日常口語表達十分常見，但卻眾說紛紜、未曾有人下過正式統一的定義，而為了進行研究，必須先定義「異男忘」。

目前與異男忘有直接關係並提及這個詞彙的研究，只有黃鼎益（2020）的〈男同志青少年時期單戀異男經驗之探究〉²，在這則研究中將「異男忘」界定為「自我認同為男同志卻無法自拔地愛上一個直男³」，後在他的研究中又將題目的「男同志青少年時期單戀異男」與異男忘混著用，而研究過程與訪談稿中也並沒有再討論異男忘的定義。

在網路上翻找對異男忘的定義，作家涂又仁（2020）對異男忘的定義是「男同志愛上異性戀男生」。他也道出這個詞在無名小站時期⁴就被大肆提及，由此可知大概在 2010 年左右，異男忘便已在同志圈十分普遍。

在 PTT 討論站⁵上找尋相關內容，男同志愛上異性戀的敘事在 2000 年便已存在，但「異男忘」這個詞開始出現在討論的時間是在 2008 年，與涂又仁的說法相符。在 gay 板的舊版精華區更是將 2000 到 2013 的類似故事都統整進「深絕的孤獨-異男忘」。與異男忘有關的發文敘事各有不同，對於異男忘的回憶有人難以忘懷，有人不願想起。

² 其研究所定義的單戀為「一方對另一方產生情愫，但另一方卻沒有特別的感覺，所以關係無法形成」（黃鼎益，2020：10）。

³ 直男（straight）、異男都是異性戀生理男的簡稱，在本研究內文中多使用「異男」一詞。

⁴ 1999 年成立的社交服務網站，有部落格、留言板、相簿等功能，至 2006 年有 300 萬名會員，但在 2013 年宣布關閉。

⁵ 批踢踢實業坊（Professional Technology Temple），簡稱 PTT。台灣電子布告欄（BBS）之一，是使用人次最多的華語網路服務之一，截至 2020 年 12 月 23 日註冊總人數約 150 萬。

有關異男忘的定義，其他部落格也有說法如：

男同志與男異性戀產生了情愫，有些可能是單方面的，但有些卻是雙方面的，這樣的情愫跨越了友情，但卻無法達到愛情；跨越了身體的過份親密接觸，但卻無法將心中的那句話說出口，深怕關係就此停止（歐比路，2019）。

Plurk 討論區則有說法如：

GAY 喜歡上不是 GAY 的男生 這個在同志圈內稱做"異男忘"意思是你忘記對方是個絕對不會跟你有結果的異性戀男生結果你卻愛上他 異男很美妙但還是忘了好（鮭魚羅羅，2016）。

由此可知，雖然不同人對異男忘的定義可能有些微差距，但卻皆提到了兩點：一、男同志產生情感的對象被男同志本人認定不是同志，而是異男；二、結局並沒有成為戀人的親密關係，卻足以讓男同志無法忘懷。其他的條件則沒有較大的普遍性，並不是皆有告白的過程，有人在對方完全沒意識到下度過了異男忘，也有人與對方發生性關係。因此本研究中不願將異男忘限縮，否則將排除了不同個體的能動性與差異。

綜合以上本研究對「異男忘」的定義是「男同志對其認為是異男的男性產生感情，這份感情可以是單向或雙向的，最後未能發展成戀人的親密關係，卻因為環境、顧慮等種種因素使得經驗難以忘懷」。

貳、 愛情對個人建構自我認同/主體性的意義

Giddens（2003）說明愛可以滿足人的缺憾，透過投射式的認同，將兩人產生連結。對方則完整了自己，這種完整與自我認同有著直接的關係⁶。Bauman（2007）在研究現代性的愛時，同樣提出了類似觀點。在一段感情中，愛人有時並不只代表所愛，在選擇與愛的過程，已經融入了「我」的痕跡。

⁶ Giddens（2003）所研究的愛並不只有一種，此處所指的特別是浪漫愛（romantic love）造成的影響。十八世紀末才出現，至今仍普遍的一種社會力，影響了社會變遷如：婚姻與個人生活。它將愛情從婚姻與生活等外部條件中解放，超脫世俗規範與妥協。使愛的地位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將原本對上帝的忠誠也挪至特定的個人。浪漫愛與性和肉慾都做出了區別，它更在乎心靈的溝通、自我的反思，但這之中卻充斥著自我投射與相互依存，因而與純粹關係（pure relationship）有所區別。

當代的愛情要求雙方主動投入經營感情，卻使得分手更難以被接受，並因為仰賴信賴作為根基，整個過程變得更加不安，主動提出承諾並不能保證換來安穩的關係⁷（Giddens，2003）。人為了減輕不安全感而建立關係，根基於承諾之上卻只是徒勞，還增加了焦慮（Bauman，2007）。

Bauman（2007）點出了自愛是建立在被愛之上的，只有當自身感受到作為值得被愛的對象，才得以擁有自愛的能力。在個體感覺到被愛、被重視時，他所做的一切才頓時有了意義，因為他是被認可的，是有價值的。感受到被愛，是從日常收到的回應與關注推測出的。

因此，愛情的決裂對於個人的主體性代表的更是自我認同的無法滿足，缺憾無法被填滿；在 Bauman 的解釋下，則是失去對於部分「我」的掌控。同樣在這份關係中，為了彌補不安感所做的努力、給予的承諾、寄予的信賴更多，在決裂時也帶來更多挫折。而分手本身除了失去所愛，也意味著失去被愛的連結，失去的更是被認可感、自我價值。異男忘因為同志身份無法向周遭眾人吐露的感情，難以得到有效的回應與重視，則可能加深了這種不被愛感，也可能使「同志身份認同」的議題更為鮮明。

參、男同志社群中的「異男忘」

異男忘，即使在定義完後也只是一段感情，而感情是個人的。個人的感情怎麼會變成集體的東西呢？因此，本段要從同志社群如何再現「異男忘」的語境開始。當社群開始談論異男忘，這就不再是個人的記憶，成為了集體記憶。

首先從 PTT Gay 板在討論異男忘的一則發文開始：

為甚麼 gay 那麼容易愛上異男？愛上異男是怎樣的心情？可以告訴我嗎？我的意思是，明知道那是不可能的 為甚麼還要愛上？大家都知道不要當第三者了 那愛上異男跟愛上有 b 的不也是相同道理嗎？結果一樣是不能在一起 根據朋友或是聊過天的網友們的說法 有的異男甚至會因為這樣對你日行漸遠 講難聽點就是她們排斥 gay 討厭娘娘腔（大多數異性戀者對同志的認知，本人並非不認同）真的不懂心態是怎樣 明明註定會痛苦

⁷ 當代的愛情融入純粹關係後，變得在沒有外在因素影響的情況下，透過滿足感與報酬的反思，個體決定是否投入關係。這為自我反思、自主性留下了空間，卻使得關係必須建立在信賴之上。建立在信任的關係必須以承諾來維持，但純粹關係中的任何一方隨時可以離開，許下承諾的人也需要面對未來可能獲得的傷害。而雙方在一開始評估後，決定主動投入關係，最後卻得面臨分手，也讓整個過程更難以令人接受（Giddens，2003）。

卻硬要跳進去 真是令人不解@@ (BFIOU (LOVE), 2008)

對於異男忘不抱有期望，甚至是否定態度的（如上文）並不在少數。在許多傷心的異男忘故事底下，也常見留言如「早知道傷心總是難免的，你又何苦一往情深～」(silentone, 2020)、「別傻了，為什麼要拿一開始自己就知道的事情來砸自己？」(danfisher, 2016)。是基於什麼樣的理由，使得這些人這樣看待異男忘的呢？而他們又是以什麼角色講出這些話呢？

而另一類常見的留言區分開了異男與同男兩種類型的人，如「不論是會玩還是不會玩的異男都很可怕=」(yuki7733, 2008)、「…異男從一開始就別想」(joe2233344, 2020)。那麼這些文字中的異男究竟是指什麼樣子的人呢？他們怎麼有別於同男？在這過程中塑造出的他們/我們想像，對於男同志而言，是否有助於或者本身就是形成同志認同重要的一個環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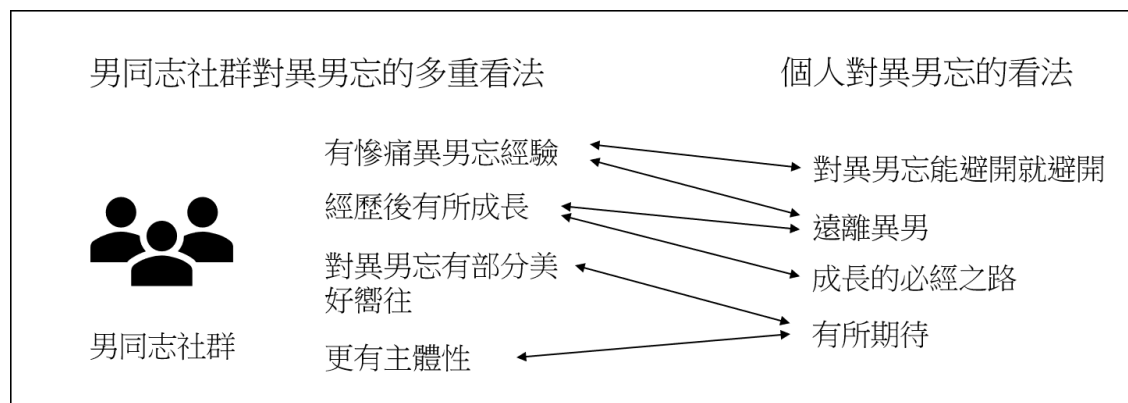
也有一種留言如「放心，痛個 3、4 次你就不會再碰了，相信我我是過來人」(kkch520, 2020)、「也經歷過。你一定要痛過才會成長，只是時間花的長短，加油」(ahule, 2020)、「過來人。恭喜你超生了」(xlpuppet, 2020)。在這些留言中，若經歷了異男忘的男同志們因此改變了，而連結到「每位男同志的生命中都有過一段『異男忘』」，是否代表異男忘是某種必經之路，是男同志認同型塑的重要轉捩點？那麼經歷異男忘前與後的男同志會因而有什麼差別呢？

即使大部分的發文與留言是環繞在異男忘的傷心經驗，但在一些過程顯得甜蜜的發文下。還是可以見到留言如「好棒的經驗…」(taied, 2008)、「齁…太幸福了啦 也給我一個！」(Kensou, 2008)。這類型的留言將異男忘，從本應盡力避開的危險，轉化為主動追求的目標。這類型留言的出現，指出了異男忘並非只有單一評價，異男忘也可能被評定為值得追求的。若以「自我賦權」⁸來解釋男同志對異男忘的此類評價，意味著男同志不再是異性戀霸權下單純被壓迫而沒有自主性的客體。然而是否可以如此詮釋，則須留待進一步研究。

異男忘相關的各種評價，相當程度建立在異男忘留下的種種影響之上，包含失去自主性、被認可感，還有可能連自己都不相信自身有被愛價值的個體。因為有著如此痛的過程，同志圈才有人希望能避開就避開，也有人相信這是成長的必經之路。而在重新詮釋異男忘的過程，更是區分出了異男與同男兩種人。但有另一群依舊對異男忘保有興趣的男同志，他們可能因而獲得更多的自主性。在男同志社群裡，異

⁸ 自我賦權 (empowerment)，又或者譯為自我培力。「使人能夠」擁有權力，並非權利，強調可以自我管理的主體，擁有主體性且不至於自我受限 (何春蕤, 2017)。

男忘的評價呈現出了個體的想法，而個體的想法卻又可能反過來受社群影響，彼此交互作用，加深了異男忘的意義。統整以上，繪製出「男同志社群對異男忘的討論」概念圖（如下圖一）：



△圖一「男同志社群對異男忘的討論」概念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繪製

綜合以上，本研究定義的異男忘是「男同志對其不認為是同志的男性產生感情，這份感情可以是單向或雙向的，最後未能發展成戀人的親密關係，卻因為環境、顧慮等種種因素使得經驗難以忘懷」。這樣的經歷對於個體可能意味著失去自我認同、被認可感、被愛的資格，而原本寄予的信賴、承諾越多，打擊也更重。但異男忘除了是一種不被看好的感情，也有可能成為一種追求的目標。透過看見男同志社群談論異男忘的過程，本研究欲探討的議題有：異男忘被社群賦予的意義，可能是負面的、對異男無可奈何的哀痛，卻也可能是一種嚮往的可以追求的情感經驗，而兩者是並存在談同志社群討論的；異男忘的討論中，社群區分開同男／異男，對於男同志在彼此互動間以及形塑認同上是否造成改變，以及其中男同志個人在理解、評價並進行自我價值選擇的過程。

第二節 男同志身分認同的理論

壹、自我認同的內涵

自我認同是「個人根據其個人經歷所形成的，作為反思性理解的自我」（Giddens, 2002: 49）。透過持續與社會互動並反思，得以確認自己與世界有著連結，並確定自己的存在並非虛構。這種連結是本體安全的因素之一，穩定的自我認同，為個人

承受社會中主要的張力與過渡。

此外，釋俊明提出認同是「個人內在與社會文化脈絡互動下所形成的自我知覺」（2007：32）。心理學家 Cass 認為在個體自我觀感與社會對其的看法不一致時，自我認同開始發展（黃紹謙，2019；林惠鈴，2006）。這些也同樣說明了認同內含個體自我的想法與社會跟個體互動的過程具備同等重要性。

作為認同的其中一個面向，Bauman 認為當性認同（包含性傾向／偏好）成為根基於個人選擇的產物時，認同是否是最適合自己的將不會有解答。認同的可變性、短暫性、不可決定性讓人可以將挫折的過去歸咎於錯誤的選擇，卻也同時因不確定的未來致使人必須活在質疑與焦慮中，這是一種「毒藥與其解藥混和而成的強效抗鎮定劑」（Bauman，2007：117）。它不會是種狀態，而是過程，充斥著摸索、懊惱與驚喜。

因此自我認同在社會互動與反思間，特別是在個人與他人認知不一時建立，並維穩了自我安全。對男同志來說，性認同本身的不確定性，埋下了認同不穩定的隱憂，但也可能因個人經歷而達到自我賦權，認同得以更加堅固。

貳、同志身分認同理論

Cass 在 1979 年歸納出了同志認同發展模式（Sexual Identity Formulation, SIF）⁹，這也成為了日後最多人所做為依據或提出改良的模式之一。她將同志的認同形成分為六個階段（黃紹謙，2019；林惠鈴，2006；釋俊明，2007；蔡博鈞，2018）：

一、認同困惑期（identity confusion）

個人開始察覺自己的行為、思想與同志有某些相似處，因此隨之產生對過去自我性傾向的懷疑。但此時間主要面對的是長期接受的異性戀價值觀，導致對自我的負面情緒與否認、拒絕接受與同志相關的資訊。

二、認同比較期（identity comparison）

個人開始正視自己的原本接受的異性戀價值觀與自身行為不一致，開始接觸、了解同志資訊，卻仍帶有不安全感。透過比較自我與他人以及其他同志的處境，認可自己是同志或再次否認自我的同志性質，但自身與非同志的異化感加深。

⁹ Cass 以男同性戀的研究為基準發展出了此模型，因此這裡的同志並不包括雙性戀。

三、認同容忍期（identity tolerance）

個人認同自己是同志者，但是容忍而非接納。因為擔心同志身分帶來他人的負面反應，而隱藏自己的身分。透過與同志社群的接觸達到心靈／性／社會的滿足，可能致使歸屬感或排斥，發展出新的自我建構。

四、認同接受期（identity acceptance）

經過與同志社群的互動，個人對同志的認同從容忍轉為接納，同志社群在生活中的重要性擴大。並開始反思同志身分在社會中的「正當性」，依據結果而有進入下一階段或選擇性出櫃。

五、認同驕傲期（identity pride）

個人完全的接納自我的同志身分，卻也深感異性戀社會對其的排斥。將同志與異性戀區分開並提升對同志的認同、同時貶低異性戀來回應自身的感受。

六、認同統合期（identity synthesis）

意識到異性戀與同志不是好與壞的區別，並皆有其價值。對於過往的反思，體悟到同志認同只是自我認同的一部份而非全部。至此，同志認同也較為穩固，自我也更正向、健康。

對這套模式的反思中，許多人提出了質疑，包括：一、線性且絕對的階段劃分是否過度切割，而忽略了一個現象可能同時發生在不同時期，認同也不一定完全依照階段發展（蔡博鈞，2018）；二、未涉足同志社群的同志也未必符合這項理論（釋俊明，2007）；三、Degges - Whites 的研究確認了社會變遷對同志認同的影響，此模式理應因應時間、文化、社會改變。而現代社會下，網路使得同志的資訊更容易流通，再經由同志反覆套入自身經歷、環境後，也可以成為同志自我的認同（黃紹謙，2019）。

綜合上述，同志作為一個性別認同與主流不同的個體，除了和一般的個體一樣需透過、遭遇與社會互動，面對隨自我認同而來的焦慮，或是建立自身主體性。同志社群在自我認同的過程中，亦扮演重要角色，可能加重個體的自我懷疑，也可能協助建立新的自我建構。而異男忘，無論是作為與社會互動的個人經驗，或男同志社群的熱門話題，都佔據了重要的地位。

第三節 男同志身份認同的課題

壹、父權社會的壓迫

陽剛氣概 (masculinity) 是有別於生物性的，社會所期望的男性該是什麼樣子。但它並不是單純性別社會化的產物，而是在文化、體制、脈絡中透過實踐，而「變成為」 (becoming) 的過程，是永無止境互動的成果 (游美惠，2012)。茱蒂絲·巴特勒 (Judith Butler) 主張性別正是在不斷的援引與拒斥的過程中，成為像是真理的規範。因此，人們必須不斷地提出賤斥身分 (abject identities)，亦即不被社會接受的性別樣貌，賤斥身分會游移、輪流被人排斥，最後構成了互動。透過持續排斥賤斥身分，人們得以確認自己的身分是正常的 (C. J. Pascoe, 2020)。女性氣質與同性戀則被粗暴的連結在了一起，因為對於陽剛氣概都是有損的，男性必須盡力排斥 (Pazzote, 2012)。而社會也不斷加深同志作為賤斥身分的對象，以汙名為方式，透過媒體將同志與陰柔特質、縱慾、性病綁在了一起 (王璟雲、蘇益，2014)。

這種排斥也呈現在資源的分配上。同志缺乏發展親密關係的範本，但是異性戀範本卻與同志的處境在觀念上相差甚多，斷然套用反而造成同志的可能性被侷限、排擠 (黃鼎益，2020；黃世傳，2015；蔡孟哲，2007)。而沒出櫃的同志尤其容易因缺乏相關資訊陷入迷惘 (劉安真，2011)。即使有人能傾訴自身的困擾，在同儕、輔導師、家長都沒有相關的經驗，也難以給出實質幫助 (王璟雲、蘇益志，2015；黃鼎益，2020)。當家庭一般可以發揮「避風港」的效用時，對於同志來說最難以面對的卻也經常是家人，因為就算家人能接受自己，也不代表他們能接受自己的性傾向，反而造成彼此的困擾 (劉育銘，2013)。因此，男同志從巴特勒所描述的「援引性別」¹⁰以發展認同的這一步都難以做到。

綜合上述，在探討異男忘與男同志身分認同的關聯時，父權社會對男同志戀情產生的壓迫或忽視有：一、被自己戀慕的異男視為賤斥身分，不僅感情不被接納，作為一個正常的人都不適格；二、遇到感情不順遂時，難以傾訴家人朋友；三、作為一個男性不論異男或是男同志，皆被要求要「陽剛」。作為男性被教導要陽剛以及同志是賤斥身分兩者交織在一起，形成了男同志的內化恐同，因其影響待下一段討論。在父權社會之下，異男忘的定位是如何的呢？我也對此感到好奇。異男忘的

¹⁰ 援引性別的本質是模仿與學習範例樣本，異性戀透過學習與模仿主流常規「成為」異性戀，而男性在被要求要陽剛之下則終「成為」男性。

異男方同樣也因為沒有同志相關的資訊，以及被教導要陽剛、要排斥同志，所以在異男忘的過程中不知所措。但是否在男同志眼中此刻的異男儼然作為父權社會的縮影，而讓異男忘更難忘？我初步歸納理解異男忘作為父權社會的一種途徑，展示對男同志的壓迫，進而打擊、深化同志不被認可的身分認同。

貳、 內化恐同

在父權社會底下，女性氣質是男人必需避開的，而透過將同性戀與女性氣質連結在一起，同性戀恐懼症便出現了。恐同體現在社會對同志的污名，而同志在社會其中內化了這種價值，即是內化恐同（Pazzote，2012）。

個體在教育、社會環境中所建立起來的價值觀、道德感，若皆是出自異性戀霸權，導致其對特定族群保持負面觀感，而後發現自身性傾向與價值觀不合，便會產生內化恐同，阻礙自我認同的發展（趙奕霽，2014）。此外，同志內化恐同與憂鬱傾向成高度相關，且在男同志的比例比女同志高。男同志在擔心汙名、保密隱匿、內化恐同、發展困難四項指標也都比女同志高（趙奕霽，2014；劉宜欣，2015）。

黃鼎益（2020）提及男同志在青少年時期的單戀因為同志自我認同尚未發展完全，易受到主流社會影響產生內化恐同。而由於缺乏同志戀愛的腳本也缺乏學校制度性的輔導，在單戀後往往不知如何是好。在異性戀霸權¹¹的社會下，男同志的單戀需要面對難以辨明對方性傾向的窘境，也難以向朋友、家人請求幫助，這些困難則可能更加深了內化恐同。而即便是告白也有許多難處，可能破壞雙方的友誼，擔心對方遭別人閒言閒語，也可能有同志身分被流出去的風險。而單戀失敗的經驗使的同志在接下來面對親密關係的發展更躊躇。

在經歷了社會對同志的壓迫後，遺留在同志身上的幾乎等同於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其中沒有歸屬感、內化恐同、自我厭惡也使得男同志更容易以毒品、不安全性行為等毀滅性事物來舒緩創傷的疼痛。為了避開社會可能帶來的危險，男同志開始扮演直男，透過比一般男人更陽剛的身體、行為，來滿足個人內心的安全感（Pazzote，2012）。

內化恐同看起來十分的個人，但本質上卻是結構造成的集體恐慌，又進而影響、塑造了整個同志社群現今的樣貌，此部分留至下一段討論。異男忘的孤立無援與不知所措可能會加重內化恐同，再次對自我認同提出挑戰。

¹¹ 異性戀霸權之下，多數的體制、法規、社會習慣都是為了異性戀而設計的，並且預設著所有人都該是異性戀（游美惠，2015）。

參、尋求同志社群認同的困難

蔡孟哲(2007)研究同志圈內的兄弟身分¹²，認為這種稱謂隱含了拒 C¹³的想法，再製了社會中崇尚陽剛氣概，同時也壓抑了許多同志的真實自我。這種稱謂排除的不只是「娘」的姊妹，也排除了同志圈的不同弱勢，如老人同志、柔性哥哥、娘弟、台客弟，更是顯現出了這種稱謂的正典同性戀規範(homonormativity)。林純德(2009)在研究同志圈內的熊族¹⁴時，也同樣發現了拒 C 的現象以及正典同性戀規範。對此他解釋，主流同志政治在面對汙名時希望擺脫凌辱，通過將那些不被社會規範所承認的性癖、特質給踢出，讓自己變的「正常」。

美國同性戀精神治療師 Pazzote(2012)發現男同志圈內有偽直男(straight acting)現象，因為男同志在同志身分外仍要面對自己的男人身分，只好透過，扮演、呈現陽剛氣質來穩固自身的不安與降低社會對其的攻擊。偽直男導致男同志社群不但沒有因為同志身分而開放，反而更難以交心，一夜情、性成為了最主要的交流方式，此外皆是空虛。但身在其中的大部分人是對這種現象感到焦慮的，因無法建立穩定的關係而不安。也因偽直男強調比異性戀更陽剛所以必須塑造出更好的體態，這是沒有終點的路，通向的是不安與社群內的不平等。國內學者林純德所提出性感階序(sensual hierarchy)的概念也正與此呼應「當其成員在進行情慾互動與經營社交關係時，往往因為其在此階序上的位置差異而享有不同的權勢與待遇」(林純德，2009：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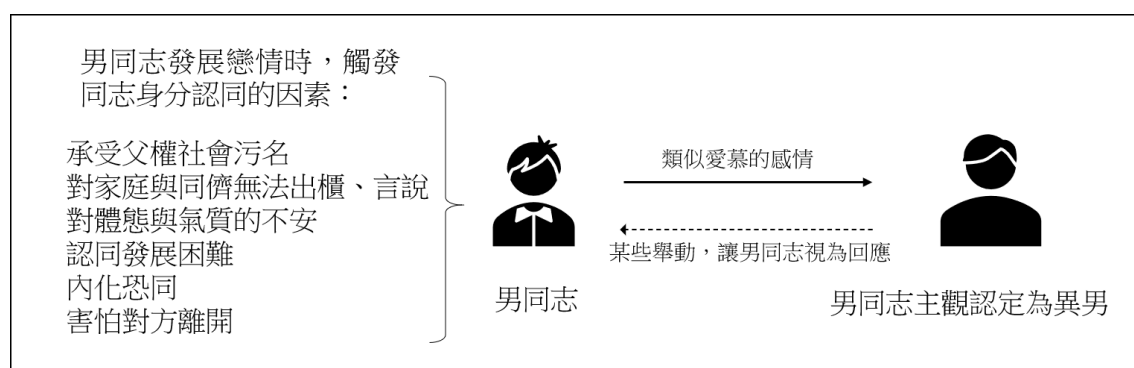
而在台灣的男同志圈也可以觀察到類似偽直男的現象，「異男樣」一同志圈內推崇、喜好異男氣質、外表的風氣。異男樣這個詞通常出現在交友軟體上，卻沒有人可以說清楚明白到底要符合什麼特質才可以算是異男樣。PTT 上有人是這樣理解異男樣的：「感覺異男樣是想要吸引一些『異男忘』族群的人」(deadflowergu，2018)。是以，男同志社群中形塑出的正典同性戀規範和推崇異男特質的風氣，可說是男同志社群承接父權社會對男同志的壓迫，本欲透過男同志社群探問「異男忘」的男同志是否意識到此一現象？又會怎麼看待與影響自我認同？

¹² 男同志圈的一種區分方法，區分方式為照顧方與被照顧方，但並不包括「姊妹」。

¹³ 拒 C (sissy) 源自過去的交友網站有項基本資料欄 CM 指數 (sissy/men)，會根據性別氣質給分，而拒 C 指的便是男同志圈內不喜好陰柔特質的這種風氣。

¹⁴ 男同志社群特有的動物標籤 (狼、猴、熊、豬)，將人以體態進行分類。其中，體型較為壯碩的為熊族。

綜上所述，異男忘內含著男同志個人生命經驗的意義、男同志社群賦予的意涵、與父權社會造成的影響力，是相互纏繞，再進而影響男同志的自我認同。父權社會以陽剛氣概作為準則，並將同志置於賤斥身分，便創造出了異男忘中的兩個人。異男不知如何面對同志，社會只有教他如何排斥；男同志把恐同融入了自身，成為內化恐同。缺乏資源以發展同志認同，還有缺乏資源將異男忘走下去，使得異男忘過程中的艱難在男同志心中愈發難忘。而男同志群體充斥著不安，體態的不安、氣質的不安、對同志社群樣貌的不安，這些都成為了同志認同發展所需的環境。統整以上，繪製出異男忘概念圖（如下圖二）：



△圖二 異男忘概念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繪製

第三章 研究設計

I didn't think that I was doing any of that because my position allowed me not to think about it.

我沒想到，是因為我的身份，讓我不用想也沒關係。

——喜劇演員 Louis C.K. 的道歉信

第一節 研究方法

由於本研究的内容涉及同志認同的發展歷程、較為私人的感情經驗，希望更細緻的呈現個人所遭遇的處境。同時，為了瞭解不同同志對於異男忘詮釋的主觀想法，因此採質性研究，以半結構式問卷訪談法作為研究進行方式。

訪談大綱依據研究目的設計，由三段構成：前導資料、對異男忘與「男同志社群裡的異男忘」的認識、異男忘的經驗。

壹、前導資料在於理解個人重要經歷與環境（細微自周遭家人朋友、宏觀如台灣不算漫長卻相當艱辛的同志發展歷史）如何影響男同志個人身分認同與同志認同，並作為後面訪談與分析的參考。

貳、對異男忘與「男同志社群裡的異男忘」的認識，希望透過受訪者視角理解其對異男忘的想法（包含主觀價值判定、異男忘的定義）、受訪者所處的社群如何評論異男忘以及其如何回應這些評論。由此帶出，男同志社群與男同志個人賦予異男忘的意義。

參、異男忘的經驗以受訪者的經驗，分析異男忘過程如何影響男同志個人身分認同與同志認同，並對未來生活與決策造成改變。而其中陽剛氣概、內化恐同、家人與同儕等因素又何時出現、影響了這段關係和自我認同。

第二節 研究倫理

本研究欲探究的異男忘議題，因為其最初就是個人的情感經歷，所以可能會勾起受訪者的不愉快的回憶。再加上情感經歷所具有的私密性，如在訪談過程中有任何受訪者不願多說的内容，便不會再多加深究。同樣的，為了避免受訪者因為本研究受到任何傷害。在訪談開始進行前，會向受訪者解釋本研究目的以及他們所擁有的權益，徵求他們的同意並簽署訪談同意書。而研究的進行中，受訪者也隨時擁有拒絕繼續與退出的權利。

情感經歷本身沒有對錯之分，可一旦加上了世俗的眼光，便總是被評判或指責。異男忘這樣的經歷又因同志這項身分而更容易受到抨擊。因此，本研究出現的受訪者皆以他們所期望使用的暱稱作為化名，也不會出現足以辨別出他們真實身分的資料，以避免影響到他們的生活。

最後，本研究雖以受訪者所提供的故事，作為研究材料。但我仍舊不是擁有故事的人，只是引用了他們的故事，故事的內容也依然要屬實。因此訪談結束後，會照錄音檔內容如實撰寫成逐字稿，並經由受訪者確認。在研究結束後，這些研究材料也會同論文紙本一併交予受訪者。

第三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所使用的「男同志」意指狹義的男同性戀，不包括男同性戀以外的性別認同。原因是本研究在探討形塑認同的過程，而個體所屬的群體在其中具有相當程度的影響力，男同志社群與其他社群間有著許多不同之處，對認同的影響也不會相同。

因訪談對象不易尋得，本研究使用滾雪球抽樣。從身邊的朋友開始詢問，透過朋友的介紹，最終的訪談對象為七位。以下將訪談對象的資訊整理為受訪者基本資料表（表一），依訪談時間順序排列：

表一 受訪者基本資料表

化名	年齡	學經歷	現在的性別認同	認同轉變的過程	有無異男忘經驗
C	16	高中生	男同志	雙→同	有
木木	25	媒體從業	男同志	異→同	有
L	17	高中生	男同志	異→同	有
H	21	大學生	男同志	異→同	有
B	20	大學生	男同志	異→同	有
Y	21	大學生	男同志	異→同	有
小滑	18	高中生	酷兒	異→同→酷兒 ¹⁵	有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繪製。

¹⁵ 性別酷兒（Genderqueer），認為自己不能被歸類在社會性別男女二元系統裡的人。

第四章 分析結果與討論

片段中 有些散落 有些深刻的錯 / 就快懂 這一秒鐘 怎麼舉動
怎麼好好和你過 / 那寂寞 有些許不同 我挑著留下沒說 / 那生活
還過分激動 沒什麼我已經以為能夠把握 / 你知道 你曾經讓人被
愛並且經過 畢竟是有著怯怯但能 給的沉默 / 在所有不被想起的
快樂裡 我最喜歡你

——安溦《喜歡》

第一節 異男忘對男同志的意義

本節對應到研究目的一：異男忘如何影響男同志，使其對於自身、父權社會、異男等產生理解。

壹、 重新檢視家庭課題

一、向親人絕口不提的戀情

黃鼎益（2020）研究男同志青少年單戀上異性戀的經歷發現，過程中若有痛苦都難向家人訴說，因為日常裡最主要的壓力來源就是父母，而說出口無疑等同出櫃。即使已經出櫃，也容易因為家人對同志的不了解而難以開口。

在訪談到的所有受訪者中，沒有人在經歷異男忘時，是有讓家人知道的。導致這段經驗無法開口的原因，並不單單只是有沒有出櫃。就算是已經出櫃過的 H 也是，「我的整個戀愛的過程，整個所有的一切都沒有跟他們講」。因為家人對於性別的想像，在出櫃後，也仍會直接影響對待男同志們的態度：

（剛出櫃時）我爸是非常的衝擊跟不能接受，他急著想要找到什麼原因讓我變成，也想要治療我。然後因為我是我們家唯一的男生小孩，我以前也都講過我沒有要結婚或生小孩這樣子（那他也都覺得，沒關係反正時候到了）對對對，他不知道原來是這個意思。因為那個時候同婚還沒有過。我說我沒有要結婚也沒有想要生小孩，在那個情境下是合理的。所以他那個時候就不太能接受，甚至還想要逼我看 a 片。（H）

那就更別提現在也還在試圖一點一滴讓母親了解同志知識，以爭取有一天能順利出櫃的 B：

家人的這一關我還沒有辦法去，我還想不到一個很能夠好好溝通的那個，（時機嗎）對，畢竟他們時機也好，背景知識可能也還不夠等等等，所以我會思考我要用什麼方式讓他們知道這件事情。我曾經我高中有想過，我

要不要就瞞著這件事一輩子，到他們死掉為止都沒有人知道，但我又這種事情太困難了，就是現在我就非常有感覺。明年（大學）就要畢業了嘛，所以畢業之後就很難再用什麼，還在讀書啊，不能好好交女朋友這種鳥話去。我想說，救命啊，在講什麼鬼話（笑）。（B）

無論是擔心家人過於衝擊無法接受，或是擔心家人因而對自己做出較為激烈的舉動，都可能使男同志在家人面前對於自己的戀情絕口不提。

不過向親人絕口不提的原因除了性傾向之外，也可能包括在現行的文化裡，當戀愛在進行時，本來就不太會向家人講述過程。若這項因素與男同志對家人所擁有的性別相關擔憂交纏在一起，則更是讓男同志不會開口提及戀情。

二、親人對性別議題的「眼光」

但不開口，並不代表家人就徹底從異男忘的經歷中消失了，因為家庭的影響確實深深的融入在每個人生命裡面。在 C 的經驗中，家庭的成長背景也讓他免於受到追求陽剛氣概的壓力：

尤其我本身就是性別平等、女權運動的支持者，所以我就…這跟我媽有關啦，畢竟我媽是這方面的專家跟從業人士。所以呢，我從小對於這方面的觀念就比較進步。（C）

而 H 的家人雖在性別議題上沒有那麼開放，卻也在某方面激發他做出轉變：

然後因為我從小一就被霸凌，所以對於關係跟社交跟一切的控制跟權力的掌控，都是非常有感覺的，我也被我的環境訓練有素成我得去學習如何去掌握權力，然後不去受傷。所以從我高中開始我就非常受不了我爸，開始慢慢的進行階級的翻轉。（H）

學校與家庭的環境共同形塑了 H 對於父權、權力不對等的反對，也埋下他異男忘後期發現對方受父權價值所框架時，從而選擇脫身的理由。

家人、家庭只是轉以一個更為隱晦、更加難以察覺的形式出現，並持續影響著異男忘，卻不曾消失。

貳、持續不斷的戀情

異男忘並非僅只一次的事件，而是同個人可能會一而再再而三面臨的經歷，這

點許多受訪者都有提到。那麼，要如何理解男同志為何如此容易遭遇異男忘呢？L 是這麼想的：

我覺得機率蠻高的啊，就是男同志就是喜歡男生。那有九成的男生都是異性戀，然後假如以機率的方式來看的話應該是蠻高的啦。就最簡單是這樣想，然後，因為我們喜歡上一個不會事先知道這個是同志才會去喜歡他。
(L)

台灣近十年間的青少年非異性戀人口約為 15%¹⁶，在還沒有確認其他人是否為同志的情況下，大多數周遭的人又都是異性戀，因而致使異男忘容易發生。

不過 H 提出了其他的看法：

因為當我認同是 gay 的時候，我喜歡的就是男生嘛。那如果對方讓我想到了女生的話，也許我就不會這麼喜歡他。可是他對於男生的形象的建構又是從父權來的。(H)

男同志作為與異性戀不同的身分，其存在本該撼動異性戀霸權，但卻因男同志所追求的慾望投射、男性的形象建構源於異性戀父權社會，而反過來加深了對於異性戀男性陽剛形象的崇拜。此一現象同時出現在了 L 對於異男忘的想像中：

雖然說現在已經不太建議分角色¹⁷這種說法。但是假如說我硬要講的話，我覺得異男忘比較容易，應該說絕大部分都發生在零身上。因為你一不太會去喜歡，就蠻…我自己覺得。因為在這個角色上，我們又會比較喜歡去追求求一個有依靠、有靠山、比較陽剛的感覺。(L)

這種說法在受訪者中不只 L 有耳聞，就受訪者們所述這是一個很普遍的說法。B 雖然認為這套說法感覺不太對，事情不應該是如此絕對，卻也同時發現自己與聽過的案例似乎都是這樣。H 對這種說法，則是情境下的認同：

我覺得在很多情況下是成立的，因為大家對於性角色的建立就是從異性戀的關係來的，所以大家覺得零號就是比較被動、接受，一號就是比較主動。那剛好被動跟主動就會符合陰柔跟陽剛特質，然後就會被分類在女性跟男性身上。所以我覺得如果那一對情侶，或是那一個同志本身他其實對於這件事情是沒有意識的，那確實就是會走這個路線。(H)

¹⁶ 女人迷 (2018) 引述了中研院的《台灣青少年成長歷程研究》對五千名以上受訪者的十年追蹤。

¹⁷ 男同志性行為的角色，分為 0 號與 1 號，分別對應於被進入與進入方。

H 的說法讓人意識到，即便是身為同性戀，男同志也是在充滿異性戀思想的背景中成長，行為與思考也可能依循異性戀的「陰柔 / 陽剛」常規去發展。導致陰柔的男同性戀更可能去符合這套標準，不過這不代表陽剛的男同志就不會有異男忘，如同前面所提到的，男性形象源自父權也容易使得「喜歡男性」的男同志更有機會對異性戀陽剛的男性形象產生渴望。而這兩點也都呼應了蔡孟哲（2007）發現的，男同志發展情感關係確實受到異性戀的腳本所影響，不過受訪者對此並非毫無知覺，在親密關係的形式上，他們與異性戀社會的想法極為不同。

參、父權社會的規訓

陽剛氣概是社會所期望男性的樣子，因此在不同文化、社會中對於陽剛氣概的想像也會不同，甚至可以在不同的場所、群體中，也會對相同的行為有不同要求與解讀。當理解陽剛氣概何以是錯誤時，H 提供了他的答案：

陽剛本身不是件壞事，而是在它被討論的時候，它變成一件壞事是因為它變成在父權底下被利用的非常多的一個東西。因為父權的控制而讓它變成一種壞事。這件事情就有點像我們喜歡，例如說我就喜歡帥的人，那你不能因為我喜歡帥的人就說我有錯啊。就是我也沒有錯吧，因為我就喜歡那個類型的啊。只是我不能去，在我在追求一個對象長的很好看的時候，我不能去批判人說你好醜，這是兩回事。所以人在追求陽剛特質不是一件錯的事情，如果你是真心喜歡，不帶有任何社會價值的話，我覺得這是非常 OK 的。因為那是個人自己喜歡什麼、追求什麼，可是不能去攻擊別人的陰柔特質，說你這樣就不是一個好的男同志。（H）

所以重點並不在於追求陽剛氣概本身，而是在異性戀父權社會下，這個過程會排斥、傷害到其他群體，所以是錯誤的。賤斥身分（C. J. Pascoe, 2020）與同志汙名（Pazzote, 2012；王璟雲、蘇益，2014）則是手段，警告所有男性不要當「不合格」的男性。

陽剛氣概如何體現在異男忘的過程，通常就如 B 的經驗：「他會開玩笑說『你不要這樣、你不要這麼 gay 啦』就這種講法吧」。無心的一句話，卻足以讓 B 感受到自己與對方的差異：

應該說每當他這樣的時候，就是某程度的在點醒我吧。即使我會覺得不、我沒差，但是心裡就會覺得對喔，他不是這樣的人。（B）

同時被提醒的亦是男同志，是「不一樣的」，是不對的。

肆、 灰色地帶的互動

陽剛氣概就如同異男忘路上的阻礙，讓關係難以更進一步，但同性身分也同時帶來了某種助力。H 提到，在異性戀父權社會之下，由於男女之間的互動經常被放大檢視，需要有特殊的關係（情侶、夫妻）才是能被允許的。而異性戀霸權假設同性之間不會有情愛，關係更為單純，因此同性別的互動更不容易被質疑，也得以更親密：

肢體上的接觸或是很多親密關係的互動都是，只要不是在一對一的場合，其實旁邊都一定有眾人眼光。當他今天是一個被框架限制住的人，他會很在意的是眼光，那同性別的互動對他來說壓力比較小。（H）

異性戀父權之下，陽剛氣概宛如最後一條阻隔，讓這段關係不可能，但同性間卻可以有更親密的互動，使得這段關係再再顯得就是有可能。於是出現了一個灰色地帶，也是異男忘發生的地方。

在 B 的經驗，對方還會稍微有些表態自己是異男，但有時卻須全靠猜測。H 雖秉持著如果對方明說自己是異男就會主動放棄的信念，卻還是兩度遭逢異男忘：「他甚至會餵我吃東西。He's a bitch. 然後我也會回餵他東西，他也接受了！這是最低級的地方」。互相餵食、請他幫忙選要穿的衣服、持續邀請一同去喝酒、一起出來只是為了看網球賽時卻穿西裝，種種跡象都讓 H 覺得有機會：

我們的互動也是非常的親密。就是那時候全班都覺得我跟他是一對情侶那樣。他自己也有意識到，他說「為什麼大家都這樣子看我們？」就是你不知道你做了什麼嗎？是要旁邊有一個第三人稱視角，有個攝影機去拍下這全程，你自己去看你才會知道發生什麼事嗎？（H）

大家也都如此認為兩人是情侶關係，但對方卻沒有那個意思。

如果單憑感覺去猜測不準，在 L 的經歷裡，對方甚至連愛都說出口了：

其實他當時是有女朋友的。但他又很常跑來找我聊天，因為他已經…就是我後來有跟他出櫃，但他還是一直跑來找我，然後跟我說什麼他女朋友對他怎樣怎樣，然後希望我可以愛他什麼那種。（L）

但對方也並不是認真的想要建立一段親密關係。

這樣的空間容許男同志們去做試探，可是從結果來看，H 認為完全沒有用：

我相信也跟很多人的歷程一樣，就是不斷的確認確認再確認、丟球再丟接球，看對方有沒有接球或回球。然後後來我發現，即使對方也回球，他接了球也回了球，也不代表什麼。（H）

B 也有相似的體悟，對方主動提供的一些回饋，都讓他感覺到或許是有可能的。可是在灰色地帶下，那些親密的互動都被解釋成「友情」，異男忘也成了不會在檯面上浮現的事。而消失的並不只是男同志的感情，異男的也是。

在異性戀父權的規則下，異男應該要拒絕、賤斥同志，但是現實卻往往不是如此。木木就提到，很多時候異男其實早有察覺這件事：

我覺得直男沒有笨到不知道有人喜歡他。而且他通常都是，我知道有人喜歡我但我選擇不說，我選擇繼續這樣，我覺得這樣不錯喔。或是他們淺意識覺得這樣不錯喔，繼續保持下去，等哪一天被戳破再說。我覺得都或多或少會知道這些事情，你不可能全然不知。（木木）

異男即使知道了，也可能基於某種理由，不說破、不改變這段關係。

H 也不認為對方像是不知道，他覺得對方的回應顯示對方也是有感覺的。或許對方是雙性戀，只是還沒有準備好去面對來自異性戀社會的壓力，於是選擇繼續待在異男的位子上。但他提供了另一種看法，關於「男女通吃」：

我覺得對很多異男來說，也許他被同志追求是一種（驕傲感），對因為他覺得他通吃，我符合那個形象，我男女通吃。我覺得男女通吃好像有那一種，在整個社會都是一種光榮的感覺，一種受歡迎的代表。然後也因為那個阿彥是在健身的，他可能覺得他健身有術吧，因為大家認同他的陽剛特質，代表他的健身成果很有效。各種的價值引導他，有了正面的感受，也給我正面的回饋，讓我很想要殺他。（H）

前面提到，陽剛氣概透過賤斥其他身分得以維持，所以異男在傳統父權下若要維持陽剛的形象會賤斥男同志，但在 H 的經驗中看到的並非如此。由於陽剛氣概也與當下社會的氛圍互動，當同志已開始被台灣社會接納，可能連帶轉變了陽剛氣概，被同志喜歡上不再是需要害怕、排斥的事，而是很光榮的、值得追求的。

不過在灰色地帶中，包含男同志的感情、試探，又亦或是異男的迴避、知道卻繼續維持關係，都被隱藏了。灰色地帶的親密互動，全被包裝成友情，這也造成男

同志的發展這段感情更為困難。

伍、 觸發建立真實平等的關係

發展親密關係時需要有可以參考的樣本，才能知道自己正在做的事情並非錯誤的。H 從周遭的人事物進行批判與反思，得以想像出不依異性戀常規發展的親密關係：

只要大家願意去找、願意去發現、願意去觀察彼此的關係，或是社會上的其他人。例如當一群男同性戀從旁邊走過去的時候，一群？（笑）一對！that's a party! 當一對男同志情侶從旁邊走過去的時候，大家看到的時候不只是「歐好幸福喔」，可以去觀察他們的互動，是不是大家所熟知的組合。或是他們看起來就是兩個零號，但他們就是相處得很好，他們就是情侶這樣子。那代表說大家覺得看起來像零號，這整個看起來不合理，但這件事它可以被解構的。反正親密關係的重點就是喜歡，然後能夠發展，那反正是他們兩個人的事情，或他們幾個人的事情（笑）。那其實不需要受到框架。（H）

他覺得現今社會中多元發展親密關係的能見度是高的，並不會匱乏。而 C 認為現在的同志電影、影集越來越多，只是不能將其與 BL 文化¹⁸混為一談而已：

我並不樂見 BL 文化在同志社群佔有太大的影響力是因為，那是一種被夢幻過的愛情。那就跟異性戀那種瑪莉蘇跟霸道總裁其實是一樣的概念，因為當一個群體一直被浪漫化，那它就會越來越脫離現實。（C）

除了 C 所提到的脫離現實與浪漫化，H 認為 BL 其實仍然在將異性戀的親密關係照搬進入同性關係裡。用 B 的話會更明白兩者的差異：

兩個性傾向的感情的樣子我覺得是很不一樣的，即使我也認同大家的愛沒有不一樣。愛是本質，但是愛的形狀或是形式，或者說就是權力的關係，我覺得這是沒辦法避免的。我覺得目前在東方社會，或是台灣社會來說，男生女生的、異性戀相處的權力關係還是不比所謂相同性別或是多元性別角度的相處模式來的對等一點吧。（B）

重點在於權力的關係，在當今的異性戀社會仍會要求必須有一方強勢，使得關係並

¹⁸ Boy's Love 的縮寫，描繪男性間戀愛的作品。

不對等。而強勢／弱勢的概念，其實就如同陽剛／陰柔，換了個樣貌持續地影響同性戀。蔡孟哲（2007）發現在這種對親密關係的單一想像外，有許多同志被排除掉了，所以這並不是件健康的事。相比於當時的社會氛圍，現在有更多人注意到追求這種想像的負面效果。但或許是因為滾雪球抽樣的關係，本研究的受訪者大多擁有更好的知識背景、社經地位，其中有多位亦曾參與過同志運動與相關組織¹⁹，因此有更多的管道去進行這些思辨。

異男忘的發生除了人口比例上之外，也與異性戀父權社會所提供的男性的樣子、親密關係的樣子相關。本研究發現，雖然對於男性形象的建構仍受到父權影響，但在親密關係的形式上，許多男同志已經得以突破異性戀父權的常規。

而 H 回想異男忘的異男，認為他們仍擺脫不了父權的框架：

我在看他的時候越來越像在看，父權的縮影、父權成果發表會（笑），（沒有安全感）然後自我安全低落、去符合那些價值，穿個西裝（笑）。他也跟我展現很多他做的東西，好像想要證明他的厲害一樣。（H）

H 越來越清楚那不是他喜歡的樣子，於是他對於未來伴侶的要求也會希望是個同志認同堅定的男同志，不受那些父權價值左右。若他發展新親密關係時再看到一些跡象出現，他就會抽離。木木也提到，他會想找「像」同志的對象：

開始會想要找表現自己是同性戀的人談戀愛。App 的那些人都是表現自己是同性戀的嘛。然後我絕對不跟一種人談戀愛，就是他在他朋友面前是沒有出櫃的那種，我覺得至少你一定，某種程度要出櫃。家人可以不用，我覺得家人我可以理解這樣。（木木）

他們變成了文獻探討看到的男同志社群論壇裡，會去避免異男忘的人。H 雖然覺得未來仍難以避免，但每遭遇一次，他就可以離異男忘再遠一點。

綜上所述，這一節意圖了解異男忘為男同志個人帶來了哪些意義。從異男忘的背景看，導致這種戀情持續不斷地發生的因素，在於異性戀人口比例高以外，男同志本身又受到異性戀父權社會對於男性形象建構和親密關係想像的影響。而陽剛氣概與同性親密互動之間又營造出了一個灰色地帶。灰色地帶裡，陽剛氣概作為父權社會對男性的規訓，讓同性間的情愛不得存在的同時，卻也使同性間更為親密的

¹⁹ 如臺灣同志遊行、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等。

舉動得以發生，異男忘再再顯得就是「有可能」。但除了互動，男同志的心意與異男的想法都被灰色地帶覆蓋，成了「友情」，反過來造成異男忘更為艱難。而過程中，家庭的影響未曾消失過，只是不常直接顯露，而是透過建築於男同志的觀念，隱微地參與整段過程。此外，雖然男同志對於親密關係的想像受到異性戀社會影響，但對於親密關係的互動形式卻可以突破框架，建立更加真實平等的關係。

第二節 男同志社群中與異男忘有關的議題

本節試圖回應研究目的二：分析受訪者對於男同志社群中有關異男忘的話題、互動、想法，瞭解男同志社群賦予異男忘甚麼意義。

壹、男同志社群的接觸經驗

與 Cass 提出的同志認同發展模式有所差異，受訪者大多在沒有接觸男同志社群之下，就已經相當程度發展出同志認同。如同黃紹謙(2019)所提到關於 Degges - Whites 的研究發現，模式隨著時間、社會改變，或許是因為台灣社會對於同志的能見度越來越高，同志相關的正確知識也開始在日常管道中流通，所以認同的後期發展不再完全仰賴與同志社群的接觸經驗。

在本研究的訪者中所呈現出的，反而是因為與男同志社群的接觸經驗而感到有些難以融入。小滑現在的性別認同是酷兒，但也曾經認為自己是男同志，在他性別認同轉變的過程裡，與男同志社群的接觸是一個很大的因素：

這種價值觀尤其譬如說男生應該陽剛這件事情，如果從異性戀眼中或者其他人口中，我會覺得應該，反正他們都已經是框架下的產物，他們這麼認為也是理所當然的吧！竟然連男同志都講一樣的話，這讓我非常的震驚，我以為他們會跟我想的一樣，對。（小滑）

對小滑而言，男同志作為與異性戀不同的群體，居然還是扮演著父權思維下的男性形象，讓他對男同志身分開始產生隔閡。

Y 的同志認同都是靠著自己去發展的，因此當他開始試圖接觸所謂「主流」同志圈時，並不覺得自己可以融入：

一部分是覺得，好像很難融入，就有點可怕的感覺。（那後來呢？）我覺得那個文化是很難親近的文化，對一個人從校園的人來說好像蠻難親近的。因為那畢竟是需要一點資本的，你需要喝酒，你需要去夜店之類的事情。

但是最近有慢慢想要了解，就一開始會覺得很難親近，確實是很難親近啦。
(Y)

他認為要能夠進入這種生活，是需要有一些管道、一些資本，有人帶著才比較好進去的。此外，他也對所謂「主流」同志產生某些困惑：

會覺得大家所謂同志圈，指的都是那一類型的人，但好像很少人去看到比如說像校園裡的人，或是一些邊緣類型同志的生活是什麼樣子。就大家想到，好像每次講到同志圈都是看軟體啊、看那些東西，就有時候覺得自己沒有那些東西，算是有同志生活的同志嗎？(Y)

為什麼大家講到同志圈，想到的都是那一類型的人？所謂「同志生活」從何而來？是不是受到了同志汙名而產生的印象？但不論如何，在這種想像底下，邊緣型同志都被忽略了。

林純德(2009)提到性感階序的概念，男同志會因不同體態而在社群中獲得不同的待遇。而木木在體態以外，進而說明性器亦是比較的項目：

這個圈子對於你的性器是現實的，就是你如果沒有足夠的性器能力的話，是沒辦法的。因為我覺得那裡面是一個費洛蒙很重的地方，就是他大家散發費洛蒙，然後獲得費洛蒙這件事就是那個意圖是很明顯的。所以你只要有或沒有性吸引力的話，你很容易就在那個社群中獲得挫敗或者獲得認可。你只會有兩個就是，獲得挫敗或是獲得認可這樣子。(木木)

他形容男同志圈內看重性器大小的風氣，就像是「異男會去看女生胸部，然後分等級」。而這種風氣，亦造成男同志在進入其中時，容易感受到挫敗。

在與同志社群接觸的經驗中，並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獲得認同感，在受訪者中出現更多的是困惑，以及難以融入其中的感覺。不過這並沒有影響他們對於自己同志身分的質疑，只是感受到了一種隔閡。

貳、 異男忘、男性形象、正典男同志規範

第一節提到，受到父權社會的影響，男同志更容易去追求異性戀父權底下男性的形象。而蔡孟哲(2007)說明正典男同志規範是男同志圈內所追求的「好同志」，性格陽剛、體態好，不過這些標準在異男忘中也有所出現。

詢問什麼樣的異男容易異男忘時，L 回答了一個很多人也有提到的點：

以我自己經歷的而言，異男忘當然通常都是感覺比較陽光，身材比較好的那種。就是…就是我們說的鋼鐵直男那種感覺。然後一般的話我是聽到比較多的是陽剛的那種感覺。（L）

這裡也再次顯示了男同志們對於陽剛特質的追求、嚮往。而 H 在這之上補充：

我發現反而特別陽剛的那種反而沒有人喜歡。我在想可能是因為那種父權的暴力已經顯露在外了。就是他感覺就會霸凌我，所以我先不要。反而是那種比較溫柔的那種異男比較容易讓人喜歡，就有點剃個平頭啦、有點肌肉啦、或是笑起來很好看。（H）

他並沒有否認陽剛仍是一個重要的特質，卻也會過猶不及。其實這種標準就宛如正典同性戀規範的翻版，同樣的形象，都受到同志追捧。

但 H 也質疑這樣的形象受到異性戀社會的影響多深：

我不知道是因為大家對於同志的那個，覺得圈內人就是沒有什麼值得喜歡的人，還是圈內人就是找不到他喜歡的那種特質，大家就是真的喜歡那種陽剛的就是父權形象，或是想要自己成為那種小鳥依人的感覺。大家對於這個親密關係的期待，雖然每個人有每個人的選擇，但我覺得大家需要意識到，這個親密關係的期待是不是立基在異性戀的親密關係的基礎去出發的。然後只是把角色換成兩位生理男性或兩位相同性別。（H）

此處也回應到第二章，雖然還是難於避免追求這種價值，不過有男同志是意識到這件事的。之後行動該如何改變，或不要改變則是個人的選擇，「最後結果不是要去批判的，但是它的過程是怎麼被建立出來的我覺得大家是需要去思考的」。H 認為如果只是追求自己喜歡的樣子，而不帶有其他評斷，攻擊、排除到其他人的特質，那是可以被接受的。或許我們可以將 H 的選擇理解為一種自我解放，雖然知道自己某程度受到父權影響，但如果沒有傷害到其他人，且繼續做也能因此獲得滿足，又有何不可。

關於男性陽剛形象的追求，如同正典同性戀規範，其實都源於父權，在異男忘中則顯現出了其相似性。不過男同志意識到後，要如何行動，則仰賴個人的抉擇。

綜合以上，此節以男同志社群為途徑，重新理解異男忘對男同志產生的影響為

何。本研究發現，隨著時代變遷，男同志的認同發展已經不完全依賴於與同志社群的接觸。而男同志社群追求陽剛、體態、性器的風氣，以及「主流」同志生活，可能是受到父權的影響而形成，更是造成部分男同志產生隔閡感。在異男忘中，又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男同志如何受到異性戀父權社會的影響，因而去追尋陽剛的男性形象，但男同志並非毫無知覺，可能只是將其視作個人的選擇罷了。

第三節 異男忘對男同志身分認同的影響

本節志在回答研究問題三：分析異男忘的過程、因素如何影響男同志認同進行轉變，使認同得以發展或倒退。

壹、同志身分認同的摸索

異男忘的過程本身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木木提到，是因為有些同志在這段過程裡，同時也遭逢對他們重要的經歷才使這段過程特別：

有些人的異男忘搭配他的啟蒙開始，他開始喜歡這個男生了，發現他是一個異男，發現自己也不是喜歡女生的，所以跟這個是搭在一起的，所以也是找自己。在這個過程中，他發現自己不同以往這樣子。（木木）

發現自己不同以往的異男忘，會怎麼對男同志身分認同產生影響？在此嘗試以 Cass 的同志認同發展模式去理解受訪者異男忘經驗造成的認同轉變。

在 Y 的異男忘中，他並沒有喜歡對方到一定要交往的地步，只是有感受到自己對對方有點感覺，而特別珍惜那份感覺和彼此的連結。透過來往的互動，他越發確認自己是男同志：

我會從那個互動中，因為在跟他變好之前，我其實沒有那麼確定自己是男同志，所以跟他的互動中我會慢慢覺得，對對方有意思，但是沒有到情愛的意思。然後慢慢覺得自己是不是真的喜歡男生，然後會想要透過跟他互動來達到一些快樂，然後越來越覺得自己是喜歡男生的。但也沒有真的喜歡他，好複雜喔。蠻特別的，我覺得有因為跟他互動，然後變得更確定自己喜歡男生。（Y）

Y 的異男忘就等同是他的性別摸索，在此之前他就發覺自己有對男生有感覺的跡象。他的異男忘，與其說是喜歡那個對象，他喜歡上的是與同性互動的感覺，並在過程中逐漸確認、肯定自己的感受。Y 並非靠著與同志社群的接觸進入接受期，而

是以摸索的經驗確認自己的「正當性」，肯認自己，再慢慢進入統合期。

在經歷異男忘前，C 認定自己為雙性戀。對當時的他來說，雙性戀還是有喜歡女生的可能，相較於男同志在社會中遭遇困難的必然性，雙性戀的身分更能讓他感到安全。C 原本都將這段關係解讀為較為親近的朋友，是直到關係的破裂，他才真正意識到自己對男性的感覺，與曾經有過的前女友的感覺是不同的，他稱之為愛：

在那一天，那種心碎的感覺，我才知道說我真的已經愛上他，這對我來說是愛情，已經是單戀了。我在那一刻發現我愛他，可是也是同時我真正失去他那一刻，直到現在就是一去不復返了。（C）

那之後他認定自己是男同志，現在也可以很肯定自己的性別認同。但他現在仍對自己的性別認同保持開放的態度：

我覺得性別認同很不一定，很流動。我可能明天就變雙性戀了，也是有可能的事情，就是這件事很有可能。我不排除我今天再遇上女生，我又會愛上她的可能性，這真的有可能。雖然現在我把自己界定為男同志，可是這些是可以流動的，所以我也不介意哪天我會變異性戀，這就是一個人生選擇、人生變化而已，也沒有什麼大不了。所以對我的身分認同有沒有產生影響，當然有，但並不是絕對性的影響。（C）

雖然 C 的認同轉變不是從異性戀開始的，但他也經歷了自身與同志處境的比較、因此而承受掙扎，度過了比較期。而隨著異男忘中關係的斷裂，他意識到自己是同志，因此進入容忍期。最後，他的認同雖然變的穩定了，卻不似統合期所描述的「穩固」，他對認同的想法仍保有可能性。

若以 Bauman (2007) 對於性認同的解讀來看 C 的轉變，當認同成為一種選擇，挫折的過往就是錯誤的選擇導致的結果。而 C 「選擇」了新的認同以應對不可預測的未來，卻還是必須保留認同的可變性才能壓制隨不確定未來而來的焦慮。

L 因為從小就跟女生走比較近，家裡思想較為開放，在異男忘發生前又是個腐男²⁰，本就涉足非異性戀文化。因此在發現自己對於對方有感覺時，很自然地就認同自己是男同志了，沒過猶豫。但並不是異男忘讓他「變成」男同志，L 將其看作一個契機：

我覺得喜歡上那個男生而認知到自己是個男同志，他只是一個開關。他並

²⁰ 喜好 BL 作品的男子。

不是說因為喜歡上他所以變成男同志。(L)

在 L 的經驗裡，可能與較小就接觸非異性戀文化有關，再加上家庭較為開明，他幾乎未受到異性戀價值觀的影響。所以也沒有經歷模式中因為價值碰撞而導致的前五段時期，就順利到達統合期了。

三人的經歷都驗證了釋俊明(2007)對這套模式的回應，未涉足同志社群的男同志也會進入認同發展階段，卻不符合此理論。而如同黃紹謙(2019)所提到關於 Degges - Whites 的研究發現，模式隨著時間、社會改變。Y 在沒有特別搜尋同志相關資料的情況下發展出自我認同，或許是因為台灣社會對於同志的能見度越來越高，同志相關的正確知識在日常管道中的流通就已足夠。最後，三人的認同發展並非隨著模式的階段發展也對應到蔡博鈞(2018)關於線性階段劃分的質疑。

貳、獲得身分支持

經歷異男忘時，有沒有朋友可以訴說的差別就如同孤立與否。「沒有講出來要怎麼獲得支持，因為那個時候沒有人知道我是同志啊」。C 是直到兩人的關係破裂後，才開始跟朋友說這件事：

當我是同志的時候，我那個時候就已經忍不住了。就是我一定要出櫃，我沒有辦法承受，這壓力太大了。但我還是忍下來了，到畢業我才跟那個女生說我其實喜歡男生。第一次講出來真的太困難了，真的是史上最困難的一秒鐘之一。後來離開前她就跟我說「你有喜歡過誰嗎」，我就跟他說有啊，然後跟她說那個人的名字。那個時候在西門町，然後她驚嚇了一下就說「沒事啦，這很正常的感覺」。(C)

異男忘的壓力與渴求出櫃的壓力錯雜在一起，迫使 C 一定要找到一個出口。如果男同志面臨這種狀況卻找不到出口，可能導致同志身份認同無法朝向容忍期、接受期的方向發展，在內在中對於自己的性傾向採取否認、不去面對、討論的策略。然而，這樣壓抑自我、否定自我的策略，能夠帶來多久的安定感？對每個同志來說仍是持續不斷會碰觸的議題。

可即便有朋友可以訴說，對整段過程也不太會有什麼影響。B 在整段過程雖然都有朋友鼓勵他做下去，他終究還是沒有太大的行動。L 認為後期要走出痛苦時，雖有朋友可以陪伴，以各種方式讓他不去思考這件事，但最終要走出來還是只能自己去面對。這部分應證了黃鼎益(2020)研究中對於朋友的描述，就算說了

也無法起到實質幫助，最後還是要自己面對。不過相較之下，若有可以傾訴的對象，就不容易遇到 C 所面臨的這種急切的認同轉變。

參、內化恐同

趙奕霽（2014）說明內化恐同是指，當同志被教育、社會環境中所建立起來的價值觀與道德感出自異性戀霸權，導致其對特定族群保持負面觀感，並在發現自身性傾向與價值觀不合時，自我認同發展受到阻礙。

但在七位受訪者中只有 B 曾有過面臨內化恐同的經歷，在某一瞬間感受到莫名的無助與恐懼：

我未來該怎麼辦，然後爸爸媽媽知道了會怎麼樣，那我自己是不是很奇怪啊，或是原來我真的是這樣等等。之前可能會覺得說我可能還在摸索吧，但是那個瞬間突然發現居然是，而且那時候又一個人在房間，我就整個人好無助，但我又不知道該跟誰說的那種感覺。但我也不知道說了會不會怎麼樣，但是我不說又覺得好痛苦喔 blablabla，就是各種很可怕的情緒。（B）

可能是知識獲取的管道相對充足，其他受訪者並不會單純因為自己的存在而感到焦慮，在異男忘的經驗中也沒有清楚浮現。在 C 的經驗裡，他的焦慮是因為明白身為一個同志會遭遇很多異性戀不必面對的困難：

因為當我接受自己是男同志的事實就代表說，我要面對接下來在我的人生路上可能會發生的很多很辛苦的事情。這些事是本來異性戀不用碰到的，所以會害怕。我很鼓勵也很希望別人出櫃，像是今天是一個大同世界，可是當你今天面對的是自己的時候，你還是會害怕。你要勇敢的說出自己是某個其實還被某些人討厭的族群的時候，還是需要很大的勇氣。那個時候愛家公投剛過，我又心情很糟。一想到這座島上有六百多萬人恨你的時候，你要怎麼活下去啊，真的很辛苦。（C）

隨著同志相關資訊普及，當人們知道同志不是什麼錯誤。男同志不會再對自己的存在本身感到焦慮，卻仍會因現實社會的不友善而害怕，這代表內化恐同真的消失了嗎？還是只是轉為更幽微，更難以察覺它的樣貌存在？這之間的區別難以辨明，基於客觀面的同志困境引起的本能恐懼要如何去定義，或許我們需要有了新的名詞或概念去解釋。

肆、自我賦權

何春蕤（2017）說明自我賦權的意義，「使人能夠擁有權力，並非權利，強調可以自我管理的主體，擁有主體性且不至於自我受限」。本研究在此援引自我賦權的概念，嘗試以自我賦權來看異男忘，將其視做男同志重新奪回、賦予自己權力的過程，而不單純只是在這段關係中傷心、無力的他者。

一、與異性戀無異

作為性別運動者的小滑認為，異男忘的經驗與其他戀情沒有任何不同，而他的想法是基於「異性戀與同性戀是一樣的」的立場。在此，對異男忘的想法成為一種政治立場的實踐，小滑透過對異男忘的詮釋，同時也在拋開社會對於性別的框架、束縛：

我會覺得完全一樣，因為今天不管你的性別，愛這種東西本來就是有可能不告而終的，這一切，我會說是緣分使然，當然就當作是人生的一部分就好，並不需要看得那麼重。畢竟如果你好好的活在當下的話，這一切都會是很好的回憶。異男忘、同性戀，你們相處一段美好的日子，不告而終，這或許以後還是會再發生的。（小滑）

當男同志以行動作為政治立場的實踐，將異男忘視為與其他戀愛無異的感情經驗時，同時也是在將行動化作言語，像眾人傳達著「我不是弱勢」的訊息，以此達到賦權。但這種說法仍舊會遇到困難，在 B 的經驗中：

他的確有說過，就是白話文，我忘記他詳細講了什麼，而且他也包裝得很包裝，但白話文就是「如果我是女生，那這件事情就是有可能」的這種感覺，聽起來。（B）

當這項理念志在將性別的枷鎖從社會上脫開，但在實務上，異男忘就是因性別才產生的。那麼懷抱著這種想法的男同志若身陷異男忘，就會面臨到這之間的張力。

二、有能力的弱勢

與前項不同的是，這種觀點並不以直接抹滅異性戀與同性戀間的差異為目的，而是透過正視兩者的不同，包含在社會中的權力不平等，肯認同性戀確實身為弱勢。但基於這之上，他們卻是一群有能力的弱勢，可以影響、抵抗、攪動父權：

我知道有很大一群的男同志是對於這件事情是抱持非常，正面、樂觀的態度。「我就是要去掰彎他」，去面對這件事情，去攻略一個異男，或是在論壇上面看到有人要去從異男身上得到一些什麼東西。那好像是在同志界裡面有一種階級跟威權，就是一種莫名的成就感，有一種特殊的意義存在。他們對於這種是非常正面的，當然他們是說「掰彎」，特別去施加外力，對別人的性傾向產生影響這件事情就是一件不道德的事情²¹，所以我對於這種行為蠻保留的。（H）

H 描繪出了這樣子一群人的形象，透過「掰彎」、攻略異男，同時也在擾亂異性戀父權原有的秩序：

我雖然是個弱勢，但是我是一個有能力的弱勢。而且我也有能力去打敗那些父權怪獸。所以那是一種 empower 沒錯（笑）。（H）

撇除不道德的因素，這樣的行為確實為部分同志帶來了力量與勇氣。但實務上卻困難重重，B 與木木都有聽過別人試圖掰彎異男，卻未曾聽聞有成功的消息。

在異男忘中，兩種立足點近乎對立的視野，以抹滅或肯認性別差異為方法，最終目標卻皆是消滅異性戀霸權與父權社會的不平等，將本該屬於同志們的權力一點點、慢慢的奪回來。

綜合上述，此節在於了解異男忘對男同志身分認同造成的影響。對於一些男同志，異男忘亦是性別摸索的過程，讓男同志更知道自己是誰、自己想要什麼樣的生活、自己想要什麼樣的關係，同時也讓認同得以發展。縱貫整段過程，朋友的有無也如同支持的有無，使認同可能停滯或倒退，不過卻不會造成異男忘的過程有其他的改變。內化恐同可能因為時代與觀念的轉變，所以不曾直接出現於受訪者的經驗中，但基於現實中的同志困境所引起的本能恐懼，我們或許需要其他概念，或是對內化恐同有新的詮釋。最後，也有男同志透過主導異男忘，將自己塑造成與異性戀無異的個體或是父權底下有能力的弱勢，來達到自我賦權，像異性戀霸權與父權社會的不平等做出抵抗，使自己作為男同志的身分認同更具意義。

²¹ H：「我知道在發展自己的性別認同是多麼的困難跟需要努力，時時刻刻都要去想跟察覺的。所以當今天有一個亂源進來的時候，其實變成說我有點阻撓他去認識真正的自己是什麼樣子。等於我不斷地介入，讓他看不到自己。所以我覺得這有道德的問題，可是用比較自由派的方式去看的話，你會覺得說，其實也沒怎樣。但只是我覺得會不太建議做這件事情」。換個說法，H 所認為的不道德就有點像，異性戀社會對同性戀說「你沒試過（異性）你怎麼知道」，是一樣的。某種程度上是一種對於他人性別認同的否定與不尊重。

第四節 小結

在異男忘的經驗中，為男同志帶來不同個人意義的因素有五：一、家人雖然在過程中不曾出現，但家庭給男同志的影響卻時時刻刻、細微的在影響異男忘的經驗過程；二、由於人口比例的懸殊差距以及受到父權社會對男性想像的影響，使異男忘成為持續不斷發生的戀情；三、陽剛氣概作為父權社會對男性的規訓，警惕著同性間的戀情是不應該發生的；四、同性間的親密互動被理解為「友情」，並營造出了一個灰色地帶，使異男忘得以有類似於戀愛的互動，卻也造成男同志的試探皆沒有用，而異男可能也懷著不同動機參與在異男忘，再次造成異男忘的困難；五、男同志雖仍受到父權社會底下男性形象的影響，但已經可以察覺並反思異性戀社會下親密關係常有的權利不對等，因而發展出真實平等的親密關係。

不過相較於前述在異性戀父權社會下的遭遇，男同志與同志社群的接觸未必能更親近，因而獲取到認同感。本研究發現反倒是因為與「主流」同志的價值觀、生活或身體樣貌不合，部分男同志因此產生了隔閡。此外，異男忘的發生則相似於男同志圈內的正典同性戀規範，都受到異性戀父權社會的價值觀影響，而男同志並非毫無察覺，或許只是將其視做個人選擇。

最後，若作為影響同志認同的因素，異男忘可以是摸索的過程、是開關，協助認同發展。卻也可能因父權社會造成壓力，當無人可傾訴時，讓男同志感到孤立，使認同發展遲緩、甚至倒退。在現代台灣社會下，同志資訊普及，內化恐同也較不常顯現，卻可能只是變得更加細微、難易察覺。若男同志以抹滅或否認性別差異為方式主動參與異男忘，可能可以達到自我賦權，使認同更加穩固，在認同之上增加意義。

第五章 結 論

哭了也別害怕 擁抱儘管大方 / 愛沒什麼方法 愛就是方法 / 我們其實一樣 在小事中長大 / 用不同的模樣 學會了愛啊 / 嗜愛的動物啊 別怕 / 我們都總得在這受點傷 是吧 / 讓真正愛你的人陪著你 結痂 / 當天性毫無疑問的接納 愛啊 / 嗜愛的動物啊 是愛的動物啊

——麋先生 (Mixer) 《嗜愛動物》

第一節 研究結論

異男忘在男同志圈裡是如此頻繁的被討論，就如同圈裡的那句話，「每位男同志的生命中都有過一段『異男忘』」，好似所有男同志都經歷過，好似它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麼，異男忘究竟對男同志代表了什麼？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本研究先是定義異男忘為「男同志對其認為是異男的男性產生感情，這份感情可以是單向或雙向的，最後未能發展成戀人的親密關係，卻因為環境、顧慮等種種因素使得經驗難以忘懷」。並以質性研究半結構式訪談法，從受訪者對異男忘對男同志個人的意義、男同志社群所賦予的意義、對男同志身分認同的意義，三種面向作探討。

不過以三種面向作的總結在第四章第四節已經出現過了。所以此時此刻，我想用第四章開頭的引言、安溥的《喜歡》來作結：異男忘是某種不被想起的喜歡。喜歡是一種感覺，過程是寂寞的，結束後也不被任何人想起，可我還是喜歡你。

壹、喜歡

因為喜歡，所以想要更親近，也更容易受傷，親密關係中的傷害更是容易影響自我認同。而男同志在過程中的試探、猜測、糾結，都是因為喜歡而起。一樣是在異男忘的過程中，有些男同志發現自己是這樣子的身分，開始了自己的性別摸索，開始發展自己的同志認同。這些都是喜歡帶來的。

貳、寂寞

可是這樣的喜歡，男同志卻難以傾訴。在研究中發現的，無論是對家人的無法開口、對朋友傾吐，卻無法獲得實質幫助，或是因為尚未對朋友出櫃，而成為一個孤立的人，最終都成了寂寞。也不只是這些有形的事物，男同志因為陽剛氣概，所以時時刻刻感受到的不被接納，還有雖然內化恐同不再明顯，但因為現實中的同志困境而導致的反射性恐懼，也都加深了寂寞感。

寂寞更不只從「異性戀的」社會來，也從同志社群內部而來，因為價值觀、

生活或身體樣貌，而產生的隔閡。還有正典同性戀規範對於一個「好的」男同志的追求，以及對於男性形象的建構，其實都受到異性戀父權結構的影響，並在異男忘中更加明顯的顯現。這些都可能造成同志認同的停滯或倒退。

參、不被想起的

在灰色地帶裡的感情與互動，不論是男同志的，還是異男的，都被解釋成了友情。然後在異性戀父權社會底下，男同志那些糾結的情緒，還有喜歡，都被消失了，連帶著異男的知道卻不說一起。異男忘，成了不被想起的喜歡。

肆、學會愛

在經歷異男忘之後，男同志似乎變得比較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麼。更清楚自己的喜歡是什麼，反思自己的喜歡是因何而起、反思自身受到異性戀父權結構的限制，從而去建立更平等的親密關係，又或是與自己和解、達到自我解放。也有男同志反過來以追逐異男忘為目標，藉此達到自我賦權。他們透過異男忘，學會了愛。

在研究裡同時想要做的，是去看那些不被想起的喜歡。異男忘有其特殊性，在於異性戀父權社會底下，男同志身兼同志與男性的身分，同時是社會的弱勢與優勢地位，卻試圖做出違背這社會訂定規則的行為。因此受到的限制並不只是單單異性戀單戀會遇到的那些，且隨著認同的轉變，對於自我的影響也更刻骨銘心。我們可以這樣說，男同志是因為其男同志身分所以才會遭遇到異男忘，而異男忘卻也反過來形塑了男同志的身分認同以及認同上的意義。

最後，像麋先生在《嗜愛動物》唱道，「我們其實一樣，在小事中長大，用不同的模樣，學會了愛啊」。其實沒什麼不同，只是希望有一天，在完全平等的那一天，終於可以愛無等差。而在那之前，我們還要好好記著所有的喜歡。

第二節 研究限制

由於受訪者皆是透過滾雪球抽樣取得聯繫，難以避免的，皆有某程度上的知識背景，也沒有人是本研究內文中曾多次提到的「主流」男同志，所以本研究所提出的絕對無法代表所有男同志的經歷。此外，受訪者在年齡上皆較為年輕，在異男忘發生時都是學生，若未來有機會或許可以找現今較為年長、經歷過更加同志不友善時代的男同志，或是在脫離學生身分後遭遇到異男忘的男同志進行訪談。

我作為一個高中生，並沒有受過嚴謹的訪談分析訓練或是理論基礎教育，且研究時間僅僅一年，轉眼即逝。在訪談分析上，有時自己也認為比起論文，更像報導文學。而我所採用的理論與進行的思考，多半取自於社會學抑或是女性主義，但異男忘的這個主題，若能使用酷兒理論的角度進行分析，應該能獲得許多豐富的觀點，惟現在的能力所不及。師大台文系的曾秀萍老師亦曾給予建議，若能從男同志文化相關作品²²進行文本分析，採取多元方法（multi-method），一定會有精彩的發現，只可惜受限於時間，來不及於本研究內完成，是我在研究中最大的遺憾。

²² 老師所建議的書單與片單：《紅顏男子》、《天河撩亂》、《刻在你心底的名字》、《親愛的房客》、《彩虹熟年巴士》、《盛夏光年》、《醉生夢死》、《霸王別姬》。

參考文獻

一、碩博士論文

- 黃紹謙，2019，〈男同志肥胖體態、自我認同及互動經驗〉，東吳大學社會學系碩士論文。
- 黃鼎益，2020，〈男同志青少年時期單戀異男經驗之探究〉，國立臺南大學諮商與輔導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
- 趙奕霽，2014，〈同性戀族群自我分化程度、內化恐同傾向與憂鬱症狀之探索性研究〉，國立東華大學諮商與臨床心理學系碩士論文。
- 劉育銘，2013，〈男同志分手經驗研究〉，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所碩士論文。
- 劉宜欣，2015，〈台灣地區同志認同調查〉，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輔導與諮商研究所碩士論文。
- 蔡孟哲，2007，〈兄弟麻煩（Ge-DiTrouble）？台灣男同志情慾類型學初探〉，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蔡博鈞，2018，〈台灣男同志的自我認同、社會支持與幸福感〉，國立臺南大學諮商與輔導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
- 釋俊明，2007，〈男同志認同歷程之探究〉，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成人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二、期刊

- 王璟雲、蘇益志，2014，〈「當我的個案是同性戀時？」—助人工作者對同性戀世界的重新省思〉，《諮商與輔導》，第 340 期，頁 9-15。
- 林純德，2009，〈成為一隻「熊」台灣男同志「熊族」的認同型塑與性／性別／身體展演〉，《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76 期，頁 57-117。
- 林惠鈴，2006，〈同性戀青少年認同問題之探討與建議〉，《網路社會學通訊期刊》，第 56 期。
- 曾秀雲、謝文宜，2019，〈同志分手調適：外在壓力源與身分認同的影響〉，《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第 45 期，頁 93-142。
- 黃世傳，2015，〈「男」與「難」—談男同志伴侶關係〉，《諮商與輔導》，第 360 期，頁 28-31。
- 劉安真，2011，〈從同志分手經驗談校園中的同志情感教育〉，《性別平等教育季刊》，第 55 期，頁 46-51。

三、翻譯書籍

- Angelo Pezzote 著、潘樂辰譯，2012，《偽直男：男同志全方位生活指南》（*Straight Acting*），新北：知音人。
- C. J. Pascoe 著、李屹譯，2020，《你這個娘炮：校園與同儕如何建構青少年的男子氣概？拆解陽剛氣質、性、身體的社會學新思考》（*Dude, You're a Fag*），新北：野人。
- Giddens 著、周素鳳譯，2003，《親密關係的轉變：現代社會的性、愛、慾》（*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imacy*），台北：巨流。
- Giddens 著、趙旭東、方文譯，2002，《現代性與自我認同：晚期現代的自我與社會》（*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台北：左岸。
- Zygmunt Bauman 著、何定照、高瑟濡譯，2007，《液態之愛：論人際紐帶之脆弱》（*Liquid Love*），台北：商周。

四、網路資料

- 女人迷，2018，〈2018 性別年度報告：同志權益與行動〉，《女人迷》，
<https://womany.net/gia/2018/lgbtq>，瀏覽日期：2021.05.04。
- 何春蕤，2017，〈重新思考「賦權」（演講）〉，《何春蕤論述資料庫》，
http://sex.ncu.edu.tw/jo_article/2017/06/%E9%87%8D%E6%96%B0%E6%80%9D%E8%80%83%E3%80%8C%E8%B3%A6%E6%AC%8A%E3%80%8D/，瀏覽日期：2021.05.04。
- 涂又仁，2020，〈《我娘》：所謂的「異男忘」是指男同志愛上異性戀男生〉，《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40601>，瀏覽日期：2021.05.04。
- 游美惠，2015，〈「異性戀霸權」是什麼？〉，《巷仔口社會學》，
https://twstreetcorner.org/2015/02/03/youmeihui/#_ftn4，瀏覽日期：2021.05.04。
- 歐比路，2019，〈彩虹愛情—屬於我們的異男忘〉，《歐比路藥草魔法實驗室》，<https://reurl.cc/N69qOm>，瀏覽日期：2021.05.04。
- 鯊魚羅羅，2016，〈異男忘〉，《Plurk》，<https://www.plurk.com/p/k55s4y>，瀏覽日期：2021.05.04。
- ahule，2020，〈[心情]異男忘好痛 文長抒發（留言）〉，《批踢踢實業坊》，
<https://reurl.cc/7oqnxN>，瀏覽日期：2021.05.04。
- BFIU (LOVE)，2008，〈Re: [問題] 有關愛上異男的疑問〉，《批踢踢實業坊》，
<https://reurl.cc/n0Mygl>，瀏覽日期：2021.05.04。

- Corner, 2015, 〈【客座】異男忘?〉, 《Queerology》, http://queerology.net/2015/04/unforgettable-staright-boy/?fbclid=IwAR1nApfPrUysIWspUN-NXA4H5go_FYFaHtNgQ465COQ3QtFDBTDPfErC43Y, 瀏覽日期: 2021.05.04。
- danfisher, 2016, 〈[心情] 最深層的痛 異男忘(留言)〉, 《批踢踢實業坊》, <https://www.ptt.cc/bbs/gay/M.1470296614.A.BE2.html>, 瀏覽日期: 2021.05.04。
- joe2233344, 2020, 〈[心情]異男忘好痛 文長抒發(留言)〉, 《批踢踢實業坊》, <https://www.ptt.cc/bbs/gay/M.1583373944.A.295.html>, 瀏覽日期: 2021.05.04。
- Kensou, 2008, 〈【分享】我的異男朋友(留言)〉, 《批踢踢實業坊》, <https://www.ptt.cc/man/gay/DB9F/DBCF/DBFF/M.1225199124.A.680.html>, 瀏覽日期: 2021.05.04。
- kkch520, 2020, 〈[心情]異男忘好痛 文長抒發(留言)〉, 《批踢踢實業坊》, <https://reurl.cc/7oqnxN>, 瀏覽日期: 2021.05.04。
- silentone, 2020, 〈[心情]異男忘好痛 文長抒發(留言)〉, 《批踢踢實業坊》, <https://www.ptt.cc/bbs/gay/M.1583373944.A.295.html>, 瀏覽日期: 2021.05.04。
- Taied, 2008, 〈Re: [問題] 有關愛上異男的疑惑(留言)〉, 《批踢踢實業坊》, <https://www.ptt.cc/man/gay/DB9F/DBCF/DBFF/M.1215690972.A.56B.html>, 瀏覽日期: 2021.05.04。
- xlpuppet, 2020, 〈[心情]異男忘好痛 文長抒發(留言)〉, 《批踢踢實業坊》, <https://reurl.cc/7oqnxN>, 瀏覽日期: 2021.05.04。
- yuki7733, 2008, 〈[偽閃]話說異男真的很會玩曖昧遊戲(留言)〉, 《批踢踢實業坊》, <https://reurl.cc/v1xoNj>, 瀏覽日期: 2021.05.04。

附錄一、研究參與同意書

敬啟者 您好：

我是建國中學人社班的學生侯又豪，目前正在進行為期一年、訪談兩個月的專題研究，非常感謝您熱心參與本研究。本研究的題目是「『異男忘』與男同志身分認同之關係」，研究目的在於瞭解異男忘對男同志個人的意義與對男同志身分認同的影響，並分析男同志社群賦予了異男忘什麼樣的意義。研究將以訪談法進行，答案並沒有對錯，您只需依照自己的想法回答即可。您的參與將使得同志相關領域的資料更為豐富。

而我將在此做出以下幾點說明，以及對您的承諾和保障：

1. 本研究遵循保密原則，不會將可辨識出您身分的相關資料與隱私公開或透露給與研究無關的人士，您在研究中也會以化名呈現。您的資料會受到個人資料保護法與學術倫理維護。
2. 訪談的過程中將以錄音筆進行錄音，並於訪談後撰寫成逐字稿，以利後續資料分析。訪談資料在撰寫完畢後會再跟您做確認，資料皆存放於加密過的電腦，並會在研究結束後由研究者本人親自銷毀，或交還與您（依照您的想法）。
3. 您在訪談的過程中若遇到不願意回答的題目，可以拒絕回答。
4. 您有權利詢問本研究的成果進展，若有想法可再與研究者提出，視情況做調整。在研究結束前，您也隨時擁有停止參與研究的權利。

再次感謝您願意提供您的故事協助本研究進行，雖然我無法向您支以酬勞，但研究結束後將贈予論文一份以示感謝。若您同意參與本研究，請於下方簽名。

敬祝 平安 喜樂 健康

研究者簽名：

研究參與者簽名：

附錄二、訪談大綱

一、前導資料

- (一)、請問你的年齡？
- (二)、可以請你簡述發覺自己男同志身分的過程嗎？過程中有發生特別讓你印象深刻的事嗎？你會如何去面對自己現階段的男同志認同？
- (三)、請問你目前的同志生活圈有什麼特質（友人的共同特色與個性、對於自身同志身分認同的態度）？對你有什麼影響？

二、對異男忘與「男同志社群裡的異男忘」的認識

- (一)、你覺得異男忘是什麼？
- (二)、你對於異男忘的想像是什麼？你對於異男忘的態度為何？你覺得這段過程會遇到什麼有趣或困難的事嗎？
- (三)、你是否有聽過男同志社群對於異男忘有什麼想法（周遭友人、網路等等）為何？若有，你對於這些想法的態度為何？為什麼呢？
- (四)、在你所聽聞過的異男忘經驗中，其中的異男有共同的特質嗎？若有，你覺得有什麼可能的原因嗎？
- (五)、異男忘裡指稱的異男與其他同志口語常用的「異男」帶給你的想法是同樣的嗎？為什麼呢？

三、異男忘的經驗

請問你有異男忘的經驗嗎？

（若無）

- (一)、身邊有人經歷過異男忘嗎？（接下面）

（若有）

- (一)、請問你所經驗的過程為何？
- (二)、如何發現自己被對方所吸引的？
- (三)、在異男忘中，對方是否做出某些舉動讓你覺得這段關係可能有機會？你覺得對方在這段過程中的感受是如何？這帶給你什麼感受？
- (四)、對方是否知道你的同志認同嗎？對方的性傾向是否會影響到你對這段關係的想法？
- (五)、這段過程中，有其他人（朋友、家人）知道這件事嗎？他們對異男忘的過程有什麼影響嗎？

- (六)、你有選擇告白嗎？選擇(或沒有)的原因是什麼？那之後的關係有什麼變化嗎？這段關係怎麼結束的？
- (七)、你在整個過程中有面臨什麼樣的支持或壓力嗎？
- (八)、你們對於男性的想像是否曾影響過這段關係(男生應該是什麼樣子、因為是男生所以不應該…)？
- (九)、這段經驗對於你之後的生活(感情觀、人際互動)有什麼影響？
- (十)、這段經驗有影響你之後愛人的選擇嗎？為什麼？
- (十一)、 這段經驗對於你的同志身分認同是否產生影響？影響為何？
- (十二)、 這段經驗是否讓你覺得與異性戀之間的區隔更明顯了？產生了哪些區隔呢？